

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郿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涇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尙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涇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歲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問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行名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

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旣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旣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曾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資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曰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古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而辭無差然後國事斷事無矢吉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饗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誠與不誠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歎主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疏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舉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

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欲見謂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教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

繼來奔哭致慙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畧述於論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謹按吾呂氏之學淵源程張而二先生之生平言行與其學問得力之要窮鄉晚進未易周知故因

錄與叔著述而次第詳之以爲讀者論世知人尙友尋師之指導庶有以動其興起之心也

又橫渠葬以八月癸

西後云又卜以三月而葬語不相應不知何如

呂大忠傳

馮從吾仲好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治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州獄尋詔

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賢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使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消以狀元為州簽判初呼狀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消自謂得師後為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為人質直不忘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為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

呂大防傳

宋 史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山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非遠汲於湖大防行進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

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汝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澤之採以嚴障蔽韓降鉅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官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後以脩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滑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朔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隨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目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理學者推呂氏徽宗卽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呂大鈞傳

馮從吾仲好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

原移巴西又移知侯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
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富獻文作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使
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吉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
耳先生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強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
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
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諄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
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及聞學
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於習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寂寥無有
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己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剋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
以爲宗範居父喪衰麻歛慝比虞祔以一襲之於禮已又推之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
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
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

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賅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仲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儀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鄉約今爲令甲

呂大臨傳

馮從吾仲好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

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窳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群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大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而其學尤嚴於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義理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

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彌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王之士傳

馮從吾仲好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爲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己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爲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尙友千古行己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屢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說科

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教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難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計己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止辭拒之不少假既而道鄒魯瞻闕里備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蒞茲道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庵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爲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合志同方相爲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濱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得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於家壽六十有三日欲暝以手示二子爲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城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一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趙符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爲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然終老至是詔授國子監博士除

日至而先生已先生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惇倫篤於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弟弟怡怡未五旬失耦誓不繼娶鰥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倉義田卽楹晦無多實貧士所難居恒每迹却掃卽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闕里瞻思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皇明四大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聖學淵源

文徵三

文所以載道也文不載道稻粱之糞稗飲食之糟粕耳知味者不貴也中國五千年文字上古則義文近古則程張天下古今有識者無異詞焉而是編皆具噫可謂盛矣邑志有文徵一門此從全志中提出則又粹之粹者邑人士甚無以雕蟲小技視此其於爲人爲文也必更有得焉

答呂進伯簡

程頤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聽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論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所可爲者尙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歉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唯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慮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程頤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泥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之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
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出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爲天

天地可平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所稱出於中蓋

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合

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

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子○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

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登未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

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

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